



Title	太宰治『黄金风景』
Author(s)	张, 丽静; 田泉, 译
Citation	多言語翻訳 : 太宰治『黄金風景』. 2012, p. 8-9
Version Type	VoR
URL	https://hdl.handle.net/11094/32735
rights	
Note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rchive : OUKA

<https://ir.library.osaka-u.ac.jp/>

The University of Osaka

太宰治『黄金风景』

张丽静·田泉译

海岸边有棵绿橡树，橡树上系着一条细细的金链子 —普希金—1

我小时候是一个脾气不太好的孩子，欺负过家里的女佣，由于我极讨厌做事迟缓愚笨的人，于是加倍欺负那些做事缓慢而笨拙的女佣。

阿庆就是这样的女佣。连削一个苹果皮，她也要停下两三次，不知在想什么，喂！每次不厉声喊她，她就一只手拿着苹果，一只手拿着刀，一直发愣，会让人觉得她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我常常看到她在厨房什么也不做，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的样子，那时就连还是孩子的我也觉得有点儿不像话而不由得动起肝火，带着一副大人的腔调喊道：“喂！阿庆，天可是很短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当时说得太过分而不寒而栗。不仅如此，有一次我把她叫过来，让她把我画本上的阅兵式的几百名密密麻麻的将士，有骑着马的、有拿着旗的、有扛着枪的各种各样的将士用剪刀剪下来，笨拙的阿庆从早上开始连午饭也没吃一直剪到傍晚，好不容易剪下来了三十名左右的将士，但是有的大将的胡须被剪掉了一半，拿枪的士兵的手剪得像熊掌，因此我不停地骂她，由于当时是夏季，本来就爱出汗的阿庆出了很多汗，结果被剪下来的将士都被阿庆手上的汗水弄得湿透了，我终于忍不住发起脾气踢了她一脚。我明明踢的是她的肩，她却捂着右边的脸一下扑倒在地，边哭边说：“连我父母都没踢过我的脸，这辈子我都忘不了。”因为是呻吟似地断断续续说的，我听得实在不耐烦了。

除此之外，欺负阿庆似乎成了我的天命。迄今为止，我对无知愚笨的人不能容忍的性格几乎都没怎么改变。

前年，我被逐出家门，一夜之间变得穷困潦倒，流浪街头，依靠央求各处维系每天的生活，正当靠写作稍微能维持生计的时候却得了一场病。靠着各方的人情，整个夏天，我才得以在千叶县船桥町浑浊的海边借了一处很小的房屋，过上了自炊的休养生活，尽管每天晚上出的虚汗使睡衣都可以拧出水来，但我仍坚持写作。虽然每天早上只喝一瓶凉牛奶，但是却让我感受到奇妙的生的喜悦，只觉得院子角落里盛开的夹竹桃的花如同火焰一般熊熊燃烧，使我的头也灼痛疲倦不已。

就是那个时候发生的事，一个调查户籍的四十岁左右的又瘦又小的巡警站在门口仔细地对比完户籍上的我的名字和我满脸胡子拉碴的脸之后，说：“唷，您不是……家的少爷吗？”巡警的话音因为带有很强的乡音，“是，你是？”我毫不客气地回道。巡警瘦削的脸上堆满了笑容，说：“哎哟，果然是您啊！您或许忘了，大约二十年前我在K地开过马车铺。”

K地是我出生的村子的名字。

“就如你看到的一样，我现在也落魄了。”我一丝笑容也没有地说。“哪里的话。”巡警继续喜滋滋地笑着说。“如果您写小说的话应该说是很成功啦。”我苦笑了一下。

“那个”巡查把声音放低了说：“阿庆一直念叨您呢。”

“阿庆？”我没有立刻反应过来。

“是阿庆呀，您忘了吧。曾经是您府上的女佣啊！”

我想起阿庆的同时，“啊”情不自禁地呻吟了一声。我蹲在玄关的式台上，耷拉着头，二十年前，对一个迟钝女佣的恶行一幕一幕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几乎无地自容。

“她幸福吗？”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突然抬起头突发奇问的我的脸上是罪人、被告才有的奴颜婢膝的笑容。

“啊，好歹熬过来了。”巡警无忧无虑而愉快地边说，边用手绢擦额头的汗。

“如果您方便的话，我下次带她来好好答谢您。”

我吓得几乎要跳起来，连忙说：“别客气，不用了。”我强烈地拒绝他的同时，说不出的屈辱感也传遍了全身，可是巡警却显得很愉快地继续说：“说起孩子，在这里车站上班的是我大儿子。我还有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小的女儿八岁，今年上小学，现在总算放心了。阿庆吃了不少苦，怎么说呢，哎呀，像在您府上那样的大户人家学过礼貌的人，举止确实和常人不一样啊！”他的脸稍微红了一下又笑着说：“托您的福。阿庆一直念叨您呢。下次公休我一定和她一起来答谢您。”突然他认真地说：“那么，今天就告辞了，多保重！”

此后过了三天，与其说是写作不如说是为了金钱而烦恼的我在家里呆不住，拿着竹手杖正要去海边，嘎啦推开门的时候，发现外面站着三个人，穿着夏季和服的一对夫妇和穿着红色衣服的小女孩，犹如一幅画一样站在那里，是阿庆一家。我用连我自己都觉得意外的吼声喊道：“你们怎么来了？现在我要出门有事。对不起，改天再来吧！”

阿庆俨然已变成一位文雅的中年太太了。八岁的女儿和女佣时代的阿庆的脸极其相似，正用呆板浑浊的眼神呆呆地仰望着我，我突然间觉得很悲哀，没等阿庆开口，就逃跑似地飞奔向海滨。我拼命地用竹手杖横扫海滨的杂草，头也不回，一步一跺脚气急败坏地沿着海岸直奔向市里。我在城里东游西逛，毫无目的地看望电影院的广告牌，盯着看看布庄的橱窗，啧啧地咂着嘴，不时从内心的某个角落里传来“输了，输了”低低的声音使我身体剧烈地摇摆起来，尽管如此，我仍继续往前走，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我重新折向回家的方向，来到海边我止步停了下来。

看啊！前方是一幅多么和谐温馨的图画啊！

阿庆一家正悠闲地往海里一边扔着石头一边嬉闹着。他们的声音一直传到了我这里。巡警用力地把石头扔出去说：“看起来他的确很聪明，我觉得他迟早会成大器的。”“当然了，当然了。”阿庆骄傲而高声地说：“少爷从小就与众不同。对下人也很亲切地照顾。”

我伫立在那里哭了。剧烈的兴奋也随之愉快地融化在泪水之中。

我输了，输了是一件好事，不服输不行。

他们的胜利将照亮我明天出发的旅程。

注：

1. 节选自普希金的《普斯兰和柳德米拉》。